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神宗皇帝

韓絳經營西事

熙寧三年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為陝西路  
安撫使度支員外郎直舍人院呂大防為宣撫判官先是  
絳奏以夏人寇度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  
事未嘗更歷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  
今可出使也絳以為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  
所賴獨韓絳耳上卒遣絳仍賜絳詔如有機事不可待奏  
報聽便宜施行二十四日詔當考甲辰詔執政官同詣韓  
絳第別絳絳以翌日西征也呂大防與絳建攻守二議其

一止紀歲賜以所費金帛及汰去疲兵衣糧分給諸帥別募奇兵騎將伺其間擇利深入破蕩城寨招收部落如西兵大舉衆寡不敵則勿與戰俟彼退兵散豫約隣路間道設伏邀其歸路其二嚴爲守備西兵至則堅壁清野逆則出奇兵邀擊又言兵不精將不勇求以勝敵自古未有爲今計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漢之名將多以良家子從軍晉馬隆出救涼州不用州郡舊兵於京師立標簡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餘人深入轉戰千里之外遂能破敵立功此募兵之功也漢魯奇以偏將軍應募先登唐婁師德以御史應募爲猛士此募將之效也及絳至陝西即募彊劫賊盜及亡命罪人爲奇兵又分蕃漢兵爲七軍以行擾

擊牽制之策又言用兵之始諸將尚循故態則必致悞事  
乞惟聽宣撫司統制則事歸一體矣又言朝廷已絕歲賜  
又斷和市此二者是絕彼之大命理須必爭我必先為之  
計以挫其謀且星居鳥散不能常聚點兵數千動須累日  
彼之所短也建營立戍一二萬之衆旦夕可集者我之所  
長也分路置帥舉一路將兵除守外不滿二萬者我之所  
短也率數十萬衆專向一路以多擊寡者彼之所長也異  
時常以我之所短抗彼之所長所以屢敗今七將並出伺  
其未集便行擾擊似是擊我一處則六處牽制一處堅壁  
使其防救不暇制敵之命無出於此然後招懷無所不可  
矣十一月癸巳趨高權同發遣提點陝西刑獄時絳方

議大發兵取橫山高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無險隘可控扼百竊危之若乘兵底於譟山界人戶處之生地不先備峙不建城寨則難以安集今夏國屢為西蕃攻擾必欲乘虛破之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然勞師遠攻未見其利也 乙卯詔判延州郭達赴關鞏絳用种諤謀將以兵取橫山達曰諤狂生耳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絳與達議出兵達力言其不可使募府與達論難達曰此舉不惟無功恐別生他憂指朝廷憂絳怒奏遠沮軍事致有是命 命陝西宣撫使韓絳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判官呂大防為陝西河東路宣撫判官絳時治兵廊延欲通道河東故有是命

四年正月戊子种諤領兵次撫寧堡夏人有迎降道旁者  
左右欲收其甲諤曰今為一家即吾人也聽以自隨已  
且次囉兀城夏帥都囉馬尾與其將四人聚兵囉兀之北  
與馬戶川謀襲諤諤謀知之以輕兵三千潛出擊破之馬  
尾脫身遁去復與其將三人駐兵立賞口諤遣以婦人衣  
三襲明日遣將呂真率千人斥候大風塵起夏人驚曰漢  
兵至矣皆潰而去遂城囉兀凡二十九日而畢大小四戰  
斬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諤始出師知橫山有積粟  
今民兵多輦版築之具往反三十五日所將步騎二萬食  
官米二斗二升易六束餘悉因糧於敵二月癸酉面兵  
攻撫寧堡陷之上軍問宣徽南院使郭達曰种諤取囉

兀撫寧二寨或聞夏人復欲取之當如何達曰願速備撫寧則囉兀無患上曰何也達曰昔夏人取靈武先擊清達然後靈州失守今撫寧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萬一用前策則必先取撫寧撫寧破囉兀隨之矣上深以為然未及往備而撫寧已陷遂棄囉兀三月己亥上問執政以囉兀存棄王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之後士氣沮怯乃於彼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況又陝西人力疲困難於供饋乎上曰囉兀非不可營但舉事倉猝為非安石曰三代之事固未及論但如李牧猶弗肯速爭小利蓋善用兵者其節短役不再藉糧不三載若誠出此則囉兀小利自不當營非特出

於舉事倉卒也今人才未練財用未足風俗未變政令未  
行出一令尚惠州縣不肯服從則其未能兼制西人固宜  
云云上悅及是遂棄囉兀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  
人遣戍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  
伍駭擾橫罹轉戰之傷黃丁馳驅重疲齎餉之後邊書旁  
午朝廷震驚翰林學士元絳辭也 初朝廷命絳宣撫面  
授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彥博意絳密受上旨恐無  
功并任其責奏請為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  
亦乞不預邊事西討方畧一以委絳 四月癸酉檢校水  
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种諤為賀州判駕初



王安石論誘當深責以慰謝開輔之心請置之居南上曰  
須誘離陝西於是再責 五年正月辛巳朔己丑詔鄜延  
路經畧使趙高詢問降羌如有願歸夏國者先以名聞諸  
路準此仍牒宥州令於逐路界口交割知原州種古言招  
降蕃部可用爲鄉導不當問其願歸蓋漢官多惡蕃部恐  
迫脅令歸即反害恩信 上曰如王廣淵計但欲遣歸蓋  
廣淵與韓絳不相能安石曰今絳已被斥留得蕃戶陛下  
亦必不以此爲功縱遣去不復加絳罪不知廣淵爲此何  
意上曰欲表見絳所爲皆非安石曰陛下但當論利害不  
當探人未必然之私意臣愚以爲方今所急在知將帥之  
情以道御之使不敢偷情欺慢然後邊鄙可治人主計事

當先校利害若利害果合如此恐不須疑其人心有所  
快如此則人人各懷形迹孰敢復為人主盡力非特臣所  
懷如此前曰執政大臣例皆如此今日計事陛下尚疑有  
傾韓絳者則誰復敢不避形迹為陛下計事上曰王廣淵  
每事輒言宣撫司過失安石曰陛下不當恠廣淵屢奏宣  
撫司過失方慶州兵未變廣淵數為韓絳言如此使使兵  
士非使絳屢數毀廣淵以為不忠而陛下亦疑廣淵後果  
為廣淵所奏廣淵反降兩官廣淵豈能內無不平之心內  
有不平之心則其言自然如此陛下以神古為曉蕃情今  
今問蕃人願歸聽歸豈有蕃人不曉蕃情者神古但云可  
為鄉導即不知如此人乃能為口鄉導今若推恩問願留

者留去者去即留者皆為我所用去者亦必懷惠異時討  
伐固宜有為內應報德如食秦繆駘馬盜袁盎侍兒之類  
則我雖遣去未為不得其用也 二月辛未河東經畧使  
劉庠言被旨取問願歸夏國人姓名今具條上詔不須俟  
夏國議界至官到界止據所奏願歸蕃戶於麟州相對界  
上發遣人支絳絹一疋小口一疋及令保定軍移謀宥州

照會

皇宗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五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會上

熙寧四年八月著作佐郎同提舉秦州西路蕃部及市易王韶為太子中允遣僧智緣乘驛隨王韶驅使仍賜銀三百兩置洮河安撫司古自謂寨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並令王韶主之調發軍馬及計置糧草即令秦鳳經畧司應副韶以董種木徂多與僧親善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眾故請與智緣俱至邊初韶言措置洮河事止用回易息錢給招降羌人未嘗輒廢官本文彥博曰西蕃脆弱不足收安石曰星羅結等作過秦州乃

不能捕況有豪傑能作文法連結黨與者哉亦豈得言其  
脆弱也彥博曰西人不能立文法安石曰哺所獲魚肉輝  
乃能立文法此已然之效也非徒如此若為夏人所收則  
為患大矣彥博曰既收為內屬彼有警急恐須救援安石  
曰彼今不能合為一尚能自守不為西人所并今既連結  
則自可相救援不必待官軍矣若能為我屏蔽則雖以官  
軍援之亦所不計況又無此理馮京吳克皆曰此等事未  
經延州相度上曰延州必不樂如此不頒行下今當如何  
措置安石曰必須別為一路如麟府軍馬司上曰須如此  
今得專達安石曰仍當絹十萬緡錢委之市易令兵馬事  
則取經畧司節制撫納蕃部市易司則一面施行 十二

月中書樞密院同進呈韶奏俞龍渥及汪奇已等舉種內屬乞依已得朝旨除俞龍渥殿直著巡檢又分其本族大首領四人爲族下巡檢旣分爲四頭項自此可今不復合爲一免點集作過又乞除汪奇已殿侍秣邦山一帶巡檢上曰如何便言舉種內屬王安石曰不知如何不謂之舉種內屬上曰須點集得方爲內屬彥博曰分却俞龍渥族下人作四頭項恐俞龍渥不肯又言未須與殿直與軍主恐見得力著官缺望生事安石曰分爲四頭項旣責任王韶必有斟酌朝廷何由過度不知著官如何便敢缺望彥博曰如韓絳厚著兵便致漢兵作過上曰此事不類今恙依王韶所乞 五年二月丙寅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

鄭州呂公弼為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達判渭州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路出師倉卒制御有方故使代達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撫 丁丑郭達奏聞王韶招俞龍湑甚屈辱上謂執政曰韶所奏乃與達不同乃詔達分析時經畧司已逮捕元瓘送秦州獄鞠擅用市易錢贓狀未竟也其後安石進呈達分析韶招俞龍湑事上曰乃無屈辱須差官勘韶并此事合勘 五月辛巳詔以古渭寨為安遠軍以王韶兼知軍古渭唐渭州也自至德中陷於吐蕃至皇祐中始得其地因建為寨 上將恢復沙隴故命建軍為開拓之漸 庚寅青唐大首領俞龍湑為西頭供奉官仍寵以階勳賜姓包名順 辛卯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千餘萬口。六月韶  
權通遠軍都監王存等五人各減磨勘三年初卷東熟戶  
久不順命招呼不至王韶遣存等破蕩而秦鳳路經畧司  
以聞故賞及之初議賞王安石曰方欲創事宜加厚文彥  
博曰打族帳與軍賞格不同難用軍賞上曰惟賞無常輕  
重視功蔡挺曰比捉口賞未爲厚以此捉口則其勞績豈  
不過於捉口乎。壬辰改武勝軍爲鎮洸軍高遵裕兼知  
鎮洸軍先是遵裕以慶平堡兵夜行晨至野人關羗人旅  
拒引親兵一鼓破之進營武勝城下羗衆渡洸馳去遵據  
其城王安石曰洸西爲內地武勝更移市易卽必爲都會  
洸河據夏國上游足以制其死命吳充建議以爲師屯暴



露糧餉間關生民之勤由此未艾宜委王韶招誘木征以  
城還之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為外臣不必留  
兵絕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上不聽 十月戊戌改鎮洮  
軍為熙州以鎮洮軍為節度軍額分熙河洮岷州通遠軍  
為一路置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十二月詔賜王  
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鳳角鳥占  
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 六年  
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 三月丁未熙河路經畧司言二  
月丙申二十二日克復河州上謂王安石曰非卿主謀於  
內無以成此時河洮岷州雖共為一路而實未復韶方圖  
進兵上手詔令所議不須申覆及上奏亦不必過為詳謹

防事 四月乙酉熙河路經略司上河州得功將卒三千七百二十七人詔獲首一級賜絹五疋於是王安石白上士氣自此益振要當養之而勿傷爾文彥博曰使更不急則南征北伐將無不可矣上曰古人謂舉事則才自練此言會破竹之勢正可厚以金帛官職招納然王韶新權沮不敢開闢譬畫須朝廷喻意乃今中書密院論意王安石言將帥事事指教關防不得必得有智畧自肯建功人乃可使為將帥上曰如何得如此人安石曰豈患無人但患知人未盡若陛下盡知人之道御之不失理則人才自出如王韶被朝廷三度疑其為盜若尚氣節自免去久矣安肯後罷勉到今功名如夢幻氣節之士豈肯推氣節以就

功名朝廷過人如此即未有以致豪傑之士上曰既被人  
誣固須與辨明安石曰被人誣固須與辨明誠是然陛下  
前出手詔專委密院指揮令市易司息錢別封格蕃戶料  
錢以省錢文陛下以爲人言市易司全無息錢言此事者  
必有其人陛下後來既知言此者非實即未見陛下行法  
上曰郭遠便行違安石曰郭遠若但庸受浸潤雖百年無  
害今所以不免行違乃是遠自作孽至於不可復容故也  
臣以謂人主用威福所以操制奸罔不必待其自獮獮不  
可復容然後行法也 七月庚寅王韶爲右正言直集賢  
院權管勾秦鳳路鈐轄高遵裕爲引進副使落權字進士  
王夏爲江寧府法曹參軍韶等並以招納蕃部特推恩而

夏者韶母弟也上欲慰其母心故先及其弟 八月甲申  
管勾秦鳳路公邊安撫使王韶等言收復武勝軍詔具合  
修堡寨處所以聞其蕃族所委牛羊有屬降人者並給還  
或已支用者償其直先是七月韶舉兵城渭原堡遣將破  
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秣耳水已族等時處高恃險諸將  
欲置陣平地韶計其苟不肯捨險離巢穴速鬪則我師必  
且投歸而師已入險地則當使險爲吾所有乃徑領師至  
秣邦山踰竹牛嶺壓寇而陣下令曰兵置是死地敢有言  
退者斬則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親擺甲麾帳下兵逆擊  
之其衆潰走獲首將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秣邦山可  
一舉而定會木征渡洮爲之聲援餘黨復集乃令景思立

王存將涇原兵由竹牛嶺南路張其軍聲示以不疑而韶  
潛師由東谷路徑趨武勝未至十里遇敵破之瞎藥等棄  
城而夜遁大首領曲撒四王阿珂出降遂復武勝 庚寅  
熙州洮河浮梁成賜名永通橋 六月丙子上謂執政曰  
昨洮西香子城之戰聞官軍貪功有新巴達角部蕃兵以  
效級者人極嗟憤此爲害不細不可不察蓋李靖陣法以  
漢兵爲一隊蕃兵爲一隊用人如此自無紛亂可令王韶  
詳度具條約以聞王安石言武王用庸蜀微盧彭濮人但  
爲一法今欲用夏變更則宜用蕃兵稍與漢同與蕃兵異  
王珪言當別給衣爲號上疑別給衣費多安石曰今欲用  
夏變更必先以其豪傑所謂蕃勇敢者旣收其用豈可惜

費計比招軍其費亦不爲多蕃勇敢既樂爲用則其餘漸皆慕嚮樂爲用矣 七月己未熙河經畧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涇原兵馬而委臣就本路擇募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鳳路先差下策應強壯三千盡以付臣爲思立後繼若有警急即專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軍應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誠善若聲言應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計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寨如安石所料 八月乙亥王安石以王韶書進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臨時制不在我則無如之何上依韶有此言合以爲韶忌景思立上曰將帥多不能

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興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  
韶項為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與餘人不類不至  
不能容偏裨亦恐遠方情有不得以自竭 中書言王韶  
景思立入河諸羗皆降王安石等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河  
州前已收復但未城守此亦廟堂之謀將帥之功於朕何  
有安石等再三陳請以為熙河之功近時少比陛下神算  
前定舉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縣例皆稱慶上猶不允  
安石曰中外傳河州事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脩河  
州城畢入慶從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  
破木征第已遠角盡迓南山諸羗木征震恐留其黨守河  
州自將精銳尾官軍伺擊諸將皆欲直走河州韶獨思念

兵抵城下木征必為外應而四山蕃部得氣且復聚集則  
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蹤蹟木征所  
在與戰破走之然後抵城下時守者猶以為木征至已而  
知其非是乃降遂城之 九月壬戌王韶入岷州瞎吳叱  
及木征來降韶諭以不討口無所得食兩人各獻大麥萬  
石牛五百頭羊二千口并甲五十領於是王安石請償其  
價上疑此攜軍物不須償安石曰攻而取之服而有之既  
有之則不宜徒受其獻償其價乃所以懷慰新附也上從  
之 十月詔河州安鄉城黃河渡口置浮梁築堡於河之  
北上曰安鄉城鄯廓通道也濱河戎人嘗割木以濟行者  
艱滯既甚何以來遠故命景思立營之 戊寅詔熙州大



威德河州德廣禪院歲各賜錢五十萬設道場爲漢蕃陣  
亡人營福 庚辰熙河路走馬承受入內東頭供奉官李  
元凱爲六宅副使寄資元凱以經畧司捷奏詣闕故也初  
王韶旣城河州獨將兵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宕州拔  
之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遂入岷州分兵破青龍  
族於緡羅川通熙河南岷州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相繼  
詣軍中以城聽命已遣角而以其族自歸軍行凡五十有  
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關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  
千里斬首千餘級獲牛羊馬以數萬計

呂惠卿墓誌云於是西直黃河南通巴蜀北接皋蘭幅  
員踰三千里當考見今依本傳并書於此

是役也人皆傳韶已全師覆沒及奏捷上乃大喜蓋沈岷  
疊宕連青唐林邦山林木翳蒼交道險阻不可行韶欲爲  
兵險道乃先遣人以伐木爲名令青唐羌爲衛以大兵駐  
谷口鎮之至是可連數騎而行而鹽井平川初既築城又  
據青唐咽喉之地王安石謂韶謀中機會故所至皆捷云  
辛巳宰臣王安石等以收復熙州沈岷疊宕等州幅員  
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萬九千餘人招撫小大蕃族三  
十餘萬帳各已降附上表稱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道  
內侍李舜論旨曰沈河之舉小火並疑惟卿啟述述有成  
功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曰陛下  
拔王韶於疎遠之中恢復一方臣與二三執事奉承聖旨

而已不敢獨當此賜上又令舜舉論旨曰群疑方作朕亦  
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賜卿帶以傳遺子孫表朕與  
卿君臣一時相遇之美也安石受賜常日御垂拱殿是日  
以受賀故再御紫宸 甲午上謂輔臣曰梁從政自河州  
至言黃河之原淺可涉蓋不誣也然問之本原未見所出  
禹貢但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不言導河自積石以此知  
出積石者特其下流耳安石曰按西域傳河有兩源合注  
葛蒲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中南出積  
石為中國河陛下所考禹貢導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七年正月辛亥嘗收復岷洮等州功西京左藏庫使桑  
湜等八人各遷三資蕃官李蘭禮訥支溫王等十一人各

遷兩資善僧馬尊等九人給奉職至指揮使係餘補下殿  
侍至承局及減年磨勘支賜各有差既而混獨辭所遷官  
曰西人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執政曰衆人  
皆受獨君不受何也混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混自知  
無功故不受卒辭之時人重其知恥混憐子也 三月甲  
申知河州景思立走馬承受李元凱戰死於踏白城 乙  
未上始聞景思立等敗歿熙河路經畧司具奏也開天章  
閣延訪輔臣樞密副使蔡挺自請行上曰此不足煩卿河  
朔有警卿當行矣 丙申上批熙河邊事亦有安靖之期  
其湖南廣南等處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遣還兵馬併  
力一方庶幾不至乖張而貽大患 三月辛丑涇原路經

畧使王廣淵言自渭州至熙州運米斛錢四百三十單圓  
錢六百五十諸處闕廂軍若差倩義勇之類騷費尤甚必  
大失生業如支移糧草乞詳酌所以應副詔劄與王韶吳  
克建議乞棄岷州上曰自可守何須棄翌日邊奏木征鬼  
章大兵轉入岷州上以為憂安石與王珪皆言彼師已老  
必難涉險遠攻岷州保亡慮馮京獨不謂然已而奏至果  
如安石等所料 四月己卯岷州刺史高遵裕為岷州團  
練使旌守城功也寇承景思立踏白之敗圍岷州蕃僧溫  
遵率容李龍族應之岷城卑缺守者恐遵裕登西門違偏  
將及包順引兵縱擊選精兵百餘人由南門鼓噪而出合  
擊之寇遂敗走遵裕謂容李龍三族應之而龍氏實破床

州若度不可盡誅乃以二十餘募取龍氏一級斬捕幾盡  
丙戌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府乙未通判河州鮮于師中  
為祠部員外郎錄城守之功也先是尼章使謀紹景思立  
云未征有衆數千在臨白城將來降請逆詰河上思立信  
以為可取率兵騎往襲之師中知其詐勸思立不聽遂行  
師中即治守具思立既敗尼章遂圍河州師中卒全其城  
故賞之置南山堡通會關於河州 丁酉李憲言未征出  
降詔未征及母妻子今王韶李憲發遣赴關初韶還至興  
平間思立敗疾馳而西會兵於熙州謀所向諸將皆欲趨  
河州韶曰彼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  
伏以待我且彼新勝氣甚銳未可與爭鋒不若出其不意

以攻其所恃古人所謂枕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者  
此也乃以兵直趨定羌城寇知黨援既絕且恐斷南山歸  
道乃拔寨遁去 乙酉進築珂諾城前後斬七十餘級燒  
二萬帳獲牛羊八萬餘口木征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  
降王韶言已遣間門祗侯麻宗道等管押木征赴關思立  
之覆軍也寇勢復張而京師風霾旱災相乘論者欲乘此  
棄河湟上亦為之旰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  
且諭高遵裕令退保臨江及是告捷上喜甚賜手詔褒諭  
曰將在軍君命所不受寧河之行卿得之矣 五月甲辰  
詔熙河路歲計用錢令秦鳳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開  
具無事時各一年收支數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

萬曆七年以來計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是月置岷州荔川床川同川三寨改河州南山堡馬爲南川寨 九月岷州言已立解額乞賜國子監書許建州學從之 十二月丙寅詔省熙河岷三州官百四十一員留五十七員從經畧使王韶都運使熊本請也 八年三月癸巳朔詔分熙河路正兵三萬三千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爲四將其下蕃軍馬隨地遠近分隸 戊戌知河州鮮于師中乞置蕃學教蕃酋子弟賜地十頃歲給錢千緡增解進士二人爲五人額從之 九月岷州置鑄錢監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富弼言秦隴之外數年用兵剋取熙河等五州別立一路闢地進境開拓故疆誠爲國朝美事然



而遠近共傳當時殺戮人命不可勝計費耗財用莫知紀極今既立成部分建置官屬屯兵守禦各有定制即須所得之地所出之物足以供贍奈何罷兵後惟聞朝廷自京師輦運金帛監司從內地支撥糧草自此國家府庫如何供億民間物力如何出辦遂使官私俱困得之何用伏願陛下親選無所畏憚公忠臣僚不與其時用事人爲黨者往彼按視土地可耕否所收物貨足用否人情可安久遠可守否俟得其實然後委二府會議方見經久利害如何若不審行考校但務竭力勞費臣以爲未等之家有十金之產者且猶未肯如是況爲天下之計哉 十年二月己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王韶知洪州時韶以母老乞外因

抗疏言決里廣源州之事以為大臣圖國事不當貪虛名而忘實禍捨遠業而先小數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然本欲不費於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遽令熙河作路河岷州廣費以自累也又言李憲欲聚兵六萬人為攻討計臣以為用眾不如用寡兵多則與糧競兵少則與敵競詔知空開邊以軍功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說故出之王安石以八年二月復相至九年十月罷判江寧府樞密吳充為相五月壬戌李憲為皇城使徐禹臣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先是冷難模誘山後生羗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西人畏服貴種其天性也木征盛衰以

出諸羗僻視皆無闕志我師來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  
斬冷難撲董遠懼因作旁行書勸之遂遣使入貢 十月  
壬午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王韶落職知鄂州  
韶謝到任表云為貧而任富責非學者之本心與時偕行  
功業蓋丈夫之餘事又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  
則或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為以至聖諭  
時有小差臣言未嘗曲徇又云陷人君於不義莫如退縮  
又云曉然知生死之不迷灼然見古今之不變通理盡性  
雖未能達至道之淵微立言著書亦足贊一朝之盛美侍  
御史知雜事蔡確言韶表皆怨憤欲歸過主上而妄為自  
潔之辭乞行黜責故有是命韶既罷樞密口動頗不常上

法身三門一篇且云發明自身之學一曰鴻樞獨化之門  
二曰萬靈朝真之門三曰金剛巨力之門又募印偏報宰  
執人以爲病狂 元豐元年十月戊辰經制熙河邊防財  
用司言四州軍依朝旨標撥官莊田外乞於近城各更擇  
沃土上腴地二十頃爲營田專差使臣等管勾從之 三  
年正月乙亥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司言置司以來實收  
利入元豐元年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貫石二年六  
十八萬四千九十九萬貫石 朱本削此今從墨本  
四年六月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王韶  
卒輟視朝謚襄敏韶爲人巖嶷用兵頗有方畧每召諸將  
指授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卧軍帳中前部遇敵矢石

交下呼聲震山谷侍旁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固自若然  
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計軍以首級為功  
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任韶分屬諸將諸將畜降羌  
老弱或殺戮其首以應命既病疽發皆洞見五臟亦其報  
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神宗皇帝

取洮河蘭會下

元豐四年九月丙申洮河路都大經制司言九月乙酉收復蘭州蘭州古城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大抵自西市新城約百五十餘里將至金城有天澗五六重僅通人馬今招納已多若不築城無以固降羌之心見築蘭州城及通固堡李憲又言乞建蘭州爲帥府以鎮洮爲列郡並從之五年正月辛亥宣慶使宣州觀察使入內副都知都大專切經制熙河路邊防財利事李憲爲涇原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四方館使知蘭州兼熙河蘭會路

經略安撫副使李浩兼權涇原路安撫副使 二月乙亥

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言相度通遠軍去定西城路爲便乞  
自女遮堡以西隸通遠軍龕谷寨以北隸蘭州從之 五  
月丁酉李憲請發關中民運糧蘭州爲五月之儲朝廷將  
從之王安禮言臣聞靈州之役役夫被斬植立而不動彼  
固不畏死柰何以死恐之今開輔以西丁壯轉徙物價昂  
貴乃欲調難用之夫軍至貴之物橫絕賊壤未見其可臣  
竊料蘭州戍兵其數未多果可以守則見糧猶足以爲用  
以爲不然則適足餌寇願陛下俾憲自調之憲果以爲難  
其後改用卒夫以時運之 六年二月丙辰洛苑使熙河  
蘭會路鈐轄王文郁爲西上閫門使知蘭州代李浩西賊

圍蘭州數十萬奄至浩問城距守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全合肥也走馬閻仁武曰奉詔今守不令戰必欲啟關當劾文郁曰今拔城而出以一當十勢有萬死豈畏劾哉况守則有必死之勢戰則有可乘之機堅請不已浩許之乃募死士七百餘人夜縋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收其所虜入城中時以文郁有尉遲敬德云 七年正月癸丑手詔李憲得來奏以蘭州境內賊馬已退賊傾國而來彼費已大洎入漢境盤洎旬日卒無所得大衆狼狽而歸在我已收全功矣宜遍諭諸將勿以不能尾擊多斬首級為恨



二月戊子手詔李憲得回奏淺攻援賊春耕若如所畫理固甚善所未可知者我兵出境非十餘萬衆果可以致傾圜點集否文天都小老苟聞大兵之出果不震驚奔駭渡河而肯置之會州之側使我得以招攜否使上件聚落如我所料團聚不散則所謂二十二鈐轄者果可以一呼使之改杜內作否此事首尾恐未詳審則不若且如去年三月中及暮秋李浩苗履揚言等出寨已見事驗爲忽往倭歸之計甚便宜審圖之 癸巳李憲言子敘漸可驅使乞一隨行差遣庶可倚信上批持差數充熙河蘭會經畧安撫制置司勾當公事又詔憲近據具析到熙河岷州通遠軍及熙河州擬修三關堡合用守禦器具萬數非本路可

辦今擇甚緊急要用者先次發去仍令憲督促役兵修治城壁大河結凍時月空隙無逾百十日寸陰至為可惜理須上下竭力俾功作日見程緒乃所望也

朱本增入新本削去大河結凍非二月末所當云更詳之

九月辛丑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司上歲計合用錢帛糧草詔歲給二百萬緡以本司十案息錢川路苗役積剩錢續起常平積剩錢各二十萬緡推茶司錢六十萬川路計置物帛赴鳳翔府封樁錢三十五萬陝西三銅錢監錫本腳錢二十四萬八千在京封樁券馬錢十萬裁減汴綱錢十萬二千統自來年始戶部歲給公據關送候元豐

十年終令經制司具支在數以聞 八年三月甲申景福  
殿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副都知熙會河蘭路經畧安撫制  
置使李憲追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蘭會路差  
遣並依舊以憲遣將討賊有功特免勒停安州觀察支使  
管勾機宜文字鍾傳除名勒停彬州編管東頭供奉官閤  
門祗候書寫機宜文字李宇追閤門祗候右侍禁熙檢文  
字蔣用左班殿直熙河北關守把兼置司譯語米安並追  
一官罰銅十斤免勒停左班殿直皇甫旦除名勒停南安  
軍編管左侍禁通遠軍榆木全巡檢何貴西頭供奉官熙  
河路監牧所指使張守營降一官免勒停憲等坐奏違功  
不實下御史臺劾憲三問不承臺請追攝詔用衆證結案

至是奏案特責之

詔用衆證結案乃去年十二月辛未今依朱本并入此  
舊錄李憲傳哲宗即位會臺劾皇甫旦獄具憲奏事異  
同罷內省職事降永興軍都總管先是神宗委憲招納  
董種斷夏人右臂憲遣皇甫旦使種種猶與旦報不實  
故連坐責新錄辨曰按皇甫旦事與神宗實錄所載不  
同今以實錄刪修新錄李憲傳初詔憲間諭阿里骨結  
回鶻達剌以撓夏人繼而憲選右班殿直皇甫旦捍二  
國首領赴闕復命貴詔諭董種阿里骨出兵憲憲事不  
出已奏旦難以集事必無可爲之理與初奏不同旦入  
蕃爲青宜等所遏止據山寺不得前又妄奏獲賊功狀

上察之命追旦付臺獄遣御史就劾憲獄具罷內省職  
事降永興軍路都總管新舊傳並云降永興軍路都總  
管據實錄乃云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如舊六月十六  
日乃責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新舊傳皆誤也

戊戌哲宗即位 壬寅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李憲復領  
武信軍留後前此憲率師渡河討西夏自水波并龍井羅  
合川轉戰斬首四千七百級虜獲牛羊駝馬器甲凡八萬  
餘至是賞之 五月壬寅詔以築熙蘭通遠軍城堡成賜  
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銀絹各一百五十匹  
兩權管勾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權發遣熙州趙濟銀  
絹各一百匹兩仍各降詔獎諭 六月戊寅詔延福宮使

武信留後熙河蘭路經略安撫制置使李憲差充永興軍路副都總管以疾罷故也

此必有故也三月一日憲遣入內副都知武信軍留後應熙河蘭會路差遣並依舊今乃責永興軍路副總管也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詔朝散大夫監在京皮角四場庫務孫路朝奉大夫權提舉清河鞏運務行相度借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事

時執政有欲棄熙河者留議未決或謂衍曰此行可以自致不然反爲累也行徐對顧利害何如爾王事靡盬遑爲身謀運朝請以經制事還轉運司條罷爲公私利

害者二十七事歲減費一百九十餘萬緣因與路吏論  
疆事路以謂蘭州棄則熙河危熙河棄則關中搖動唐  
自河湟不守吐蕃一有不順則警及國門遠今二百餘  
年非光帝英武其孰能克復今一旦委之無厭之德恐  
不足以止之徒滋後患爾熙蘭卒不棄行與有力焉此  
據張舜民誌穆衍墓刪修更須詳考

二月壬戌司馬光言凡天子即位天地一新祿取蕩穢小  
大無遺陛下誠能於此踰年改元之際特下詔書數其累  
年不來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等不備之禮嘉其弔慰祭  
其吉國母喪進遺物之勤曠然推恩盡赦前罪自今以後  
貢獻賜予悉如舊規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安疆等

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元係夏國舊日之境  
并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木花麻所居趙元昊  
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存留以爲後圖猶似  
有名禦邊防者不一而足俟其再請或留或與徐議其宜  
亦無所傷至於會州尚在化外而經略司遽稱熙河蘭會  
彼疑中國更有闢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  
此則西人忽被德音出於意外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况  
其人類豈得不鼓舞并蹈世世臣服者乎 丁亥詔熙河  
蘭會路經制財用司其本路財利併入陝西轉運司如有  
合措置事件速具聞奏其熙河路合得錢物許兌那應副  
即不得將充別路支費經制司舊官候交割運司方得雜



任仍於本路朝廷封樁內支撥三萬貫與劉昌祚充經略  
司準備支用從昌祚請也 七月辛酉措置熙河蘭會路  
經制財用孫路言蘭州定西城一帶新邊地土除已招置  
弓箭手外有曠土萬頃未嘗修築堡障而有兵馬抄掠之  
虞請自蘭州東關堡東修完頂孤勝靈護耕三堡及於高  
減六族中心悶罕灘內定西城東王樓山各築堡護耕差  
那人兵與本地分弓箭手相兼守禦詔劉舜卿相度如何  
修築即漸次興修 丁丑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言本路五州軍數價甚貴蓋自軍興之後舊田或廢新田  
未闢地產全少請懲客人邀求厚利及銀絹鹽鈔公據價  
必平和經費漸省仍著為令從之 四年八月己亥改熙

河蘭會路為熙河蘭岷路由周艱澤依舊分為兩縣從河  
北路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奏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

神宗皇帝

討交趾

熙寧三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承旨王珪言經制交趾事宜  
上以珪所進文字付參知政事王安石言伏奉手詔  
賜示王珪所進文字且論攻交趾事竊承聖主以豐財靖  
民爲事此生民之福也然萬里之外計議於初不容不審  
臣聞先王知足以審是非於前勇足以斷利害於後仁足  
以宥善義足以誅姦闕廷之內莫敢違上犯令以肆其邪  
心則天下可以不誅而自服即有所誅亦何憂而不克哉  
中世以來人君之舉事也初常果敢而不畏其難後常爲

妨功害能之臣所共沮壞至於無成而終不寤忠計者更  
得罪正論者更見疑故大姦敢結私黨託公議以沮事大  
忠知事之有敗而難於自竭如此則雖唱而孰敢和雖行  
而孰敢從彼姦人取悅於內而誕謾於外愚人冒利徼倖  
於前而不圖患之在後皆不足任此如此而以舉事則事  
未發而智者前知其無事矣蓋天下之憂不在於疆場而  
在於朝廷不在於朝廷而在於人君方寸之地故先王詳  
於論道而略於議事急於養心而緩於治人臣愚不足以  
計事然竊恐今日之天下尚宜取法於先王而以中世人  
君爲戒也 四年正月癸卯詔管勾麟府路軍馬蕭注於  
太原府聽旨會有言交趾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

取也因命注桂州

潘夙傳云夙陳交趾可取此云衆不滿萬或是夙所陳也當考

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方是時洞漢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皆可指呼役使今兵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訓之又十五年矣謂其衆不滿萬恐傳者之妄也 五年八月甲辰罷諸路轉運司勾當公事官內廣西經畧司勾當公事二員檢會差置月日取旨時樞密院已罷諸路經畧安撫勾當公事而溫泉在廣西實上所命且方有意圖交州故不即罷也 六年正月注罷桂州 四月戊寅新知

桂州沈起乞自今本路有邊事依陝西四路止申經畧司  
專委處置及具以聞從之起又乞差人出外界勾當上顧  
安石曰如何指揮安石請依所乞劉與監司上曰可安石  
私記又云上令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所奏  
請皆報聽

陳瓘論曰安石入告之言曰兵無時不可用神考曰用  
兵安可無名安石曰陛下若果欲用兵何患無名於是  
七年執政而四作邊事神考垂拱仰成任其所為事成  
則歸功於安石事不成則引咎於己韓絳而事既敗神  
考降詔罪己未嘗責安石也熙河奏功則解玉帶以賜  
安石曰非卿主謀於內無以成此梅山用兵章惇受旨

於安石及其奏功則神考擢惇而驟用之廣西之事沈  
起亦受旨於安石及其敗也神考掩護中書生事之過  
曲從安石貸起之死而亦未嘗責安石神考之於安石  
可謂厚矣安石之所以報上者宜如何哉臣今考日錄  
安石於熙河梅山先書李若愚妄沮王韶而神考崇長  
若愚又先書經制成算已付章惇而神考為人游說即  
欲改授蔡燁然後言王韶章惇必可任使之意以謂能  
知王韶者安石也非神考也矜王韶之功反復張大至  
於數千萬言自謂有天地以來無此功矣至於韓絳敗  
事則曰陛下於一切小事勞心於一切大事獨誤又曰  
若陛下詳慮熟計則必無可悔之事夫安石自作可悔

事而志爲誣誕歸過之言神考愛民之志孚於天下此等誣辭何累天德但臣子之心不能平爾沈起引惹蠻事致令交趾犯邊圍陷邕州欽廉失守生事者起人皆知之造謀者安石人不盡知也違事未作之時神考有既起之詔曰熙河用兵未有息期沈起又於南方妄作引惹欲治起罪以安中外安石不肯奉詔明年果有事宜三方之民肝腦塗地數路騷動一人焦勞當時詔語以謂一路生靈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然起之所以以得不死者良以王安石護起神考重違其情不欲盡行爾安石退而著書追記其事則謂沈起經制皆上密諸公皆不與聞起所奏乞上皆許之嗚呼四作違事



二敗二勝二勝則掠美於已二敗則斂怨於君呂誨之言辨之早矣

壬辰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洞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閱從之

據沈起六年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先是議者言交趾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州經畧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爲難起言南郊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意事攻討妄言受密旨擅令強吏誘詢羈縻州儂善美即融宜溪洞強建城寨奏云內附板築才與皆忿怒而叛殺官吏丁民千計神宗責其生事南方開墾猶隙命劉彝代之彝施置復繆戾奏罷北來屯兵改新招土

人槍杖手以守廣造戈船禁與交趾互市且遏絕其表  
疏於是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民死  
者數十萬事聞貶起彛團練副使起安置郢州徙越又  
徙秀而卒彛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  
元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

八年十二月癸丑詔曰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  
自先朝涵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  
國之紀刑茲無赦奉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趙高克安南  
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招討使兼廣南西路安撫使  
李憲克副使燕達克馬步軍副都總管須時與師水陸兼  
進天示助順旣北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然

王師所至弗逆克奔谷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論王內附  
率衆自歸執虜獻功拔身効順爵賞祿賜當倍常科舊惡  
宿員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己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  
朕言不渝衆聽毋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  
恩指暴征橫賦即爲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王安石之  
辭也時交趾所破城邑即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  
亡叛入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  
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捕亡叛者又言  
桂管點閱峒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  
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故自草詔安石最  
不信洪範災變之說於彗星乃推之交趾云

是年十月乙未夕有星出軫丙申而長三尺丁酉長五尺乃以彗聞戊戌長七尺斜指太轄至丁未夕始沒

九年春正月己卯交賊陷邕州蘇緘死初張守節敗生獲於賊者數百人賊知北軍善攻城啗以厚利使爲雲梯旣成爲緘所焚又爲攻濠洞蒙以生皮緘候其旣度縱火焚於穴中賊計盡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土攻者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傾刻高數丈賊衆登土囊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緘曰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廨闔門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緘及其家遺骸皆不能得殺吏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并欽廉州

所殺無慮十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填江邕州被圍凡四十  
二日緘率屬將士固守糧儲既竭又歲旱井泉皆涸人饑  
渴汲漚麻紵水以飲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人無叛者緘  
憤沈起劉彞致寇彞又坐視城覆不救欲盡疏以聞屬道  
梗不通乃列起彞罪勝於市冀達朝廷初緘子元為桂州  
司戶參軍挈家往省父將還適聞有交賊緘以郡守家屬  
出城見者必以為避賊則人有去心獨遣子元還桂州而  
留其妻孥至是俱死緘既死交賊謀復寇桂州前鋒行數  
舍或見大兵自北而南行呼曰蘇皇城領兵來報交趾之  
怨賊師懼遂引歸其後邕人為緘立祠歲時禱之二月丁  
亥朔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判太原府郭達為安南道

行營馬步軍都總管招討使兼荆湖廣南路宣撫使改趙  
高為副使仍罷李憲先是趙高上言朝廷置招討使副其  
於軍事並須共議至於節制號令即乞歸一於是李憲銜  
之已而語高今邊事止奏稟御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  
院高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敎於是未  
便憲又言將來若至軍中御前有指揮事當如何高曰事  
若未便軍中不聞天子詔當從便宜爾二人由是交惡屢  
紛辯於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監軍唐叔世弊事不可謹  
上因問高若憲不行誰可代憲高言遠老邊事上曰卿統  
師今副之奈何高曰為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為裨贊上  
諾之始吳克與安石爭伐交趾利害安石言必可取克謂

得之無益上竟用安石言罷憲而遣遠及高安石雅不喜  
遠乃有是命亦充所薦也 乙未安南招討司言行營九  
軍合用鐵蒺藜三十二萬四千以山險減半從宣撫司請  
也 廣南西路經畧司以蘇緘死事聞上嗟悼為之不食  
詔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賜京城甲第一區鄉里上  
田十頃聽其家自擇官其親族七人以其子前桂州司戶  
參軍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閭門祇候奪服充召募舟師副  
將賜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  
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  
昔唐張巡以許遠守睢陽蔽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  
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邕州交趾之圍邕州也王安石

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  
詔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止就  
東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於辭也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  
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  
乎對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

三月庚申郭達辭宴垂拱殿賜中軍旗物釵甲以寵之

壬午詔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劉彝追毀出身以來誥  
勅送涪州編管以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彝雖已降責  
尚未有盡乞治彝張皇之罪重行誅戮故也 四月永興  
軍掌機宜官范育從郭達辟爲安南道掌機宜官至潭州  
奏論交趾事勢畧曰朝廷宜講所以輕治緩救之策制勝



於萬全不當為重且急之謀又曰治大以重雖無事不可緩者西北守邊是也救緩以輕雖有警不可急者征討安南是也遂辭疾 五月戊寅知皇州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團練使知邕州如京副使張述權發遣宜州時邕州新破遺民逃山谷不敢歸弼單騎從百餘人先入左江峒招諭民始翕然歸業因點集舊所籍丁壯得二萬七千餘人分三等以二萬隸諸將凡踏白開道及輦輜重皆峒丁也餘以自隨 六月壬子富弼言秦爾蠻獠犯我封疆二廣構災五嶺嚴備雖為手足之患諒煩宵旰之憂竊聞淮南累歲尤為荒歉南方鄉村城郭重疊逋欠官司錢物諸處興脩水利之類役人甚眾伏願陛下深詔有司并下諸

道竊以寬民為務況所通欠可蠲者與蠲放理難蠲放者  
多分料次且令遠運輸納及權罷諸般興作完聚民力一  
意專以破賊為急俟嶺南寧息歲時稍豐然後別上圖謀  
以稱朝廷有為之心張方平言交趾自李日尊以來貢職  
已廢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茅竹  
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  
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  
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  
聞其城柵墮墜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畧旁近  
占城等諸小國事勢施設比前為強大而嶺南長吏猶習  
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為國生事

謹條九事列於左方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爲  
無補也 七月乙亥詔諭郭遠等謀言交賊旣歸巢穴日  
聚其黨教其戰陳及搜集象馬閱習奔衝此蠻素狡獪今  
又操危心慮大患其於姦智必有出人意外者深恐八月  
中果來犯邕州見在彼將官口於忠勇便與接戰慮誤大  
事蓋深入之師利於速戰故也仰更切審爲處置嚴與戒  
約是月安南行營次桂州郭遠遣廣南東路鈐轄和斌及  
楊從先等督水軍涉海自廣東進諸將九軍自廣西進  
八月銜尉少卿直昭文館石鑑知桂州鑿初罷桂州非緣  
罪戾改知虔州尋又改知桂州鑿登對具言交賊機智姦  
巧極不可輕上即令李舜舉諭郭遠等曰如鑑所說賊勇

銳致死或在夏國之右緣此舉近繫二廣安危遠關四方  
觀望若不萬全致勝於國計深為不便切宜穩審過為支  
準也 九月甲寅朔乙丑詔安南宣撫招討總管司應四  
路宣布德澤安撫軍民等事屬宣撫司謀敵機策等事屬  
經畧招討司行營將校軍馬等事屬都總管司往來文字  
並相聞牒上聞郭遠與趙高不相能故有是詔 十二月  
癸卯郭遠等次富良江北據會要 初遠遣燕達先破廣源  
復還永平與大兵會趙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  
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清遠不  
從廣源既降遠議還赴遠約時下連古弄洞敗兵猶萬餘  
衆遠恐去則彼必來襲乃留曲珍將輕騎三千陽言由二

洞入交州縱二蠻俘使歸賊果自守不敢動賊始設伏於  
火口隘以待我師達知之乃由間道兜項嶺以進遂抵富  
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賊檣戰艦四百餘艘於江南岸我  
師不能濟欲戰弗得達請示弱以誘賊果輕我師數萬衆  
鼓譟逆戰前軍不利達率親兵當之達等繼進賊少却叱  
騎將張世矩王愬合闕諸伏盡發賊大敗虜入江水者不  
可勝數水爲之三日不流殺其大將洪真太子禽左郎將  
阮根乾德懼奉表詣軍門乞降納蘇茂思琅門諒廣源五  
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於是達與諸將議帥大兵濟江諸  
將曰九軍食盡矣凡兵之在行者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  
涉瘴死亡過半存者皆病瘁達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

以報朝廷天也願以一身活十萬餘人命乃班師以乾德  
降表聞約交人聽旨 十年二月己亥樞密副使禮部侍  
郎王韶知洪州韶時以母老旬外因抗疏言決里廣源州  
之事以為大臣圖國事不當貪虛名而忘實禍捨遠業而  
先小數執政莫肯聽用每聞臣言則必以熙河事折臣云  
云上不悅故出之 餘見取沈河 丙午宰臣吳充等上表賀

安南平由赦廣南西路諸州軍以廣源州為順州 己酉  
知邕州陶弼為西上閤門使知順州初郭遠以重兵壓賊  
境使弼將精銳殿後李乾德既納款遠欲班師恐為賊所  
襲不先號令而中軍夜起兵夫爭前自相蹂踐賊隔江對  
壘陰伺之弼命帳下無輒動遲明整隊徐引還遠方築廣

源城又使弼往視即奏用弼知順州賊數入寇復據梳榔  
縣揚聲欲攻州城弼率屬將士固守素得人心賊動息皆  
知之獲覘者因令諭賊以禍福不則采戰賊始懼順州以  
寧 四月甲辰詔已差徐禧會計安南興師費用聞廣西  
民自供大役之餘極爲殫弊令禧具可以寬郵振補事以  
聞後禧上振郵事一曰蠲賦稅減役錢二曰除欠負養孤  
遺三曰罷折變禁科買四曰放銷夫省役人五曰計地里  
省私撥並從之 十一月己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九道  
白衣李聚明等探到交趾事狀詔自今如九道白衣至令  
經畧司優加撫納嘉其向化之意 十二月丁酉知桂州  
趙高乞專委橫山寨至監押招誘蠻人買持磨道等戰馬

從之 元豐元年二月辛未詔權桂州司理參軍徐伯偕攝廉州石康縣尉徐伯準並除名勒停百姓徐建安等並杖脊編管以不知覺徐伯祥赦前通書交趾特斷也伯祥初以布衣募衆擊交賊授右侍禁為沿邊巡檢王師抵富良江乾德遣人以伯祥熙寧六年書至其書自稱巨宋遊士臣伯祥敢以擾邊且以朝廷為負其功故積怨欲捨墳墓弄親戚而歸彼於是詔捕伯祥伯祥自經死而伯偕者其同母兄伯準其同堂弟建安其子也 五月丙申前守化州文學趙世卿進安南邊說五篇及自陳安南戰棹司差使有功詔世卿與正官注荆湖南路主簿 八月癸丑知桂州趙高為天章閣待制知太原府先是上以手札問



高交人逆順之情彼將入貢於新疆降民必有邀求應之  
緩急與之多寡宜如何高對賊勢未敢動者三時或議再  
舉上得奏罷之而赦乾德嶺表達安 二年四月丙辰廣  
南西路經畧司言順安州貢峒等舊隸邕州昨宣撫司因  
收復廣源分隸順州乞還舊隸從之 七年六月壬申朝  
散郎龍圖閣待制熊本試吏部侍郎初宜州壘擾邊以本  
知桂州始至即戒邊吏毋輒生事勞問溪洞酋長人人得  
其心乃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卒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  
遂無事而朱崖黎人之圖解土人蔡寶珍導降蕃引兵與  
熟戶訟欲取以為功本問之色動縛寶珍投海上交人以  
為神謀者云交人將以明年入寇使者實其言詔問本本

曰安南使人在道不應有此藉令有謀不應先使人知後果妄初郭遠宣撫安南劉凡以廣源郡建爲順州朝廷以爲不足守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狙窺宜州之隙欲并取儂智會勿陽地搗虛掠歸化逐智會智會窺右江乞師本遣使問狀交人爲歛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柔八峒不毛之地嶺表遂安 十月戊子勅交趾郡王乾德省廣南西路經畧司奏昨準朝命安南奏以溪峒勿惡勿陽等州峒疆土未明令本司計會本道差職官辨正今惟安南報差黎文盛等至邊界以辨正乞降詔旨付安南遵守事向觀奏牘陳叙封疆特命邊臣計議辨正卿保膺寵祿世載忠純欽奉詔旨申飭官屬分畫州峒本末已明

勿惡勿陽二峒已降指揮以庚儉邱矩叫岳通曠庚巖頓  
利多仁勾難八隘為界外保樂練苗丁放遊六縣六縣下  
恐有脫字時政記亦然宿桑二峒並賜卿主領卿具體此  
者私益懷恭順謹遵封約勿縱交侵初熙寧十年乾德言  
乞詔回大兵即遣使謝罪奉職貢詔從其請令安撫司遣  
人畫定疆界而宣撫使郭遠以為昨大軍至富良江交趾  
納款日偽文思使矯文膺已嘗議定大兵所至即是封疆  
今太平寨主成卓往分畫元年乾德遣陶宗元入貢乞  
四州土詔令交趾盡歸所屬邕欽廉三州人口即給廣源  
等州而交趾所送人口二百有六年十五以上額刺曰天  
子兵二十以上面刺曰投南朝婦人左手刺曰官客安撫

司復索三州官吏婦人而交趾固稱無有以故久之不決  
五年九月交趾知上源州楊壽安寇歸化州宿兵謀入順  
安等七州峒歸化州故勿陽峒穴也而知邕州西京作坊  
使劉初以爲皆廣源州故地開寶中廣源道坦綽儂民富  
願以管下古耽覆和十州比七源蠻內附輸納朝廷授民  
富以官知廣源州事後雖因劉紀納土朝廷以通儂州賜  
智會智會民富之宗也交人無厭失信妄動不若因此處  
置以息將來邊患而交人以爲昨采銅於勿陽峒即不知  
有歸化州也經畧使熊本亦言嘉祐中儂宗旦以勿惡等  
峒歸明賜名順安州治平中儂智會以勿陽峒歸明賜名  
歸化州今儂氏所領州峒初不隸南平而歸化等州係右

江控扼咽喉之地制禦交趾大理九道白衣諸蠻之要路  
乞詔交趾詰其侵犯歸化州之故及令盡還虜去生口絕  
其長惡未萌之心是歲成卓鄧闢乃與南平使黎文盛阮  
陪定議如十月己巳詔書而黎文盛寓書熊本曰成卓言  
上電下雷溫潤英遶勿陽勿惡計城責深類任峒景思苛  
紀縣十八處從南畫界以爲省地陪臣小子惟命是聽不  
敢爭執然儂氏所納土皆廣源之屬也幸遇聖明萬政更  
張何愛此硃碣瘴癘之地不以回賜本道存庇外臣或曰  
昨王師所取者當還其守吏挈而歸明者難復也文盛以  
爲土有主屬守吏挈而逃去盜主之物也主守自盜不赦  
之贓盜物寄贓法亦不許況可污於省籍乎而本及卓以

文盛雖有求地之言然又言惟命是聽不敢爭執以為大意已定故降詔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十七